

DANGDAI XIAOXIAOSHUO

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

上卷

DANGDAI XIAOXIAOSHUO

MINGJIA ZHENZCANG

杨晓敏 郭昕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I XIAOXIAOSHUO MINGJIA ZHENCANG

代小小说名家珍藏

卷

杨晓敏 郭昕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 上/杨晓敏, 郭昕编.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2.9

ISBN 7-80623-362-8

I. 当… II. ①杨… ②郭…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44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9.7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255000
承印单位	南阳印刷总厂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62-8/I·287	定价	15.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上 卷

孙方友



霸王别姬	(1)
工钱	(3)
女票	(5)
皮袄	(8)
精品主义(创作谈)	(10)

苏学文



雕花木床	(13)
枣树	(16)
泥塘	(18)
马棚	(20)
构筑精神家园(创作谈)	(23)

白小易



想望	(25)
莫名其妙的男人	(27)
你有没有搞错	(28)
送别	(30)

想过也是一种经历(创作谈)

(31)

修祥明

无名碑	(33)
闺上的兵	(36)
阔佬	(37)
庄户孙	(38)
吉祥的鸟(创作谈)	(39)

凌可新

父亲	(41)
刺秦	(44)
偷树	(46)
一个玩笑	(50)
一种缘分(创作谈)	(52)

刘国芳

吹笛到天明	(55)
双枪将董平	(58)
稻草人	(61)
玫瑰与面包	(64)
把灵魂放在哪里(创作谈)	(67)

中村

艳遇	(69)
吃瓜	(72)
政治家	(74)

高手	(76)
一个患了自爱症的人(创作谈)	(79)

戴 璇



十五岁那年的夏天	(81)
逃学	(83)
溺水	(85)
钢笔的故事	(87)
小小说开始的地方(创作谈)	(89)

陈永林



花匠	(91)
壶殇	(93)
糖纸钱	(96)
头发乱了	(98)
随意诉说(创作谈)	(101)

王兆新



小小说三题	(105)
若鱼斋笔记(二则)	(108)
仍需努力(创作谈)	(110)

邹当荣



对面的明星看过来	(113)
总经理给我擦皮鞋	(115)
母亲的“绝对隐私”.....	(118)

写“历史巨著”的作家	(120)
端上读者喜欢的“菜”(创作谈)	(122)

马贵明



边城之夜	(125)
小酒进行曲	(128)
无聊的玫瑰	(130)
小祺	(132)
从过程开始(创作谈)	(134)

宗利华



绿豆	(137)
床	(139)
霸王别姬	(142)
逐日	(144)
可以突围了吗(创作谈)	(146)

展 静



头发风波	(149)
面子	(152)
《红楼梦》剧组轶事	(154)
电脑时代	(157)
感觉(创作谈)	(158)

阿 碧



幽梦谷	(161)
人生的文物	(164)

凶杀案	(166)
高二的雨天	(168)
我写些什么样的小小说(创作谈)	(170)

汝荣兴



白宝石	(173)
策划大师	(175)
娱乐	(177)
朋友	(179)
你这个冤家(创作谈)	(181)

陈 敏



诗祭	(183)
画家的代表作	(186)
杏园宽门	(188)
红风筝	(191)
我想有一双轻盈的翅膀(创作谈)	(193)

袁炳发



作家与鹅	(195)
男孩和女孩的故事	(198)
爱情在冬天光顾了我	(200)
困围	(202)
杂话闲说(创作谈)	(204)

傅昌尧



你的笑容永远灿烂	(207)
与蛇共渡	(209)
口天吴	(212)
初恋指南	(215)
脸红不是精神焕发(创作谈)	
	(218)

高 宽



诈	(221)
金光灿烂	(224)
你真行	(227)
从南方带来的礼物	(230)
玩味“幽默”(创作谈)	(232)

梁大智



飘落的风衣	(235)
香甜的嫩玉米	(238)
刘老爹的酒文化	(240)
我投了他一票	(241)
感谢生活(创作谈)	(243)

程宪涛



局长还钱	(245)
世纪馒头	(248)
池塘无鱼	(250)

局长戒烟	(252)
守望快乐(创作谈)	(254)

谷 凡



诗人	(257)
故事	(259)
彩色人生	(261)
漂亮女人	(263)
风季,梦季(创作谈)	(265)

刘 公



虎痴	(269)
真没想到	(271)
情面	(273)
盗墓贼	(276)
远离苍蝇(创作谈)	(277)

李其祥



将军泪	(281)
老一 de 项链	(284)
勿忘我	(286)
串门	(288)
坚持就是胜利(创作谈)	(290)

奚同发



红绣楼	(293)
卖花姑娘	(295)
搓背少年	(297)

- | | | |
|--------------|-------|-------|
| 电梯里的尴尬 | | (299) |
| 写小小说的感觉(创作谈) | | (302) |



[作者简介]

孙方友，男，1950年生，河南淮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作家协会理事，郑州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已发表作品400万字，出版小说集《女匪》、《刺客》、《水妓》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现在河南省文化厅某杂志社供职。

霸王别姬

颍河乡的书记郑张来省城开会，想借机请一请在省城工作的颍河老乡，联络联络感情，要他们多为家乡人办些事情。他把这个想法与在省政府当财务科长的吕强商量。吕强说：“你这父母官请客，哪个不来？”郑张说：“你看放哪儿合适？”吕强说：“就在‘天然居’吧，那里有一道好菜，叫‘霸王别姬’，很招人。”

接着，吕强给郑张介绍说：这“霸王”是老鳖，“姬”为“小母鸡”。老鳖不是人工养殖的那种，是在湖河中自然生长的那种。

小母鸡为柴鸡，而且是正在下蛋的“少妇鸡”。这道菜的做法是先把活鳖放在笼里加温，笼为特制笼，周围有圆眼儿，开始用纸糊住，温度一高鳖发渴，找地方儿换气，便把纸拱烂，从眼儿里伸出头来，赶巧外面有备好的作料水。鳖将作料水吸进五脏，排出原有的废物，几经“清蒸”，鳖体内吸足了“作料”，然后开始杀鳖。清蒸的鳖高傲地将一只足踏在卧地的“玉姬”身上，构图给人一种悲壮感，能让人联想起失败的英雄末路状。味道儿不但独特，而且美妙无比。只是价格特高，一个几斤重的鳖与一只3斤重的小母鸡组成的“霸王别姬”，至少近千元。郑张说既然请了，就不能丢人儿，那就上“天然居”吃“霸王别姬”。第二天中午，该请的老乡一个个走进了“天然居”。吕强订的雅间叫“紫光阁”，服务小姐是个很清秀的小姑娘，胸前的号码为8号。8号小姐看到郑张时怔了一下，然后赔着笑脸喊先生，礼貌相让。吕强像是常来这里，对宴会的道道很熟悉，指使小姐弄这弄那，喝什么茶，抽什么烟，全由他张罗。因为十几个人都是颍河人，又全说家乡话，室内就充满了颍河气息。

8号小姐拿过菜单，要郑张点菜。郑张将菜谱递给吕强，说：“吕科长，您先点。”吕强说：“一人点一个。”郑张说：“那我就点‘霸王别姬’吧！”众人大笑。吕强说：“父母官，说鸡不带‘吧’。”郑张这才悟出自己的失言，面色红了一下，笑道：“霸王别姬，霸王别姬！下面挨个儿点。”众人一人点了一个后，又由吕强作总结：几热几凉几个汤，喝什么酒，要什么饮料。最后他对那8号小姐说：“要快！”

不一会儿，凉菜热菜开始陆续上桌。酒是家乡酒，宋河粮液。众人虽同在省城，但平时都各自忙自己的工作，也并不常见面，借此机会，叙说友情，禁不住乱给家乡父母官敬酒。郑张很高兴，说是自己在诸位的家乡问事，请诸位多多关照。谁若有什么事情，只要一个电话，兄弟一定照办。众人同时举杯，齐声说好说好说！话落音，都干了。郑张放下酒杯，问8号小姐说：“‘霸王别姬’怎么还不上？”

8号小姐急忙解释：“先生，今日客多，点‘霸王别姬’的人也多，大师傅做不及，请诸位原谅！”

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上“霸王别姬”，郑张又问：“怎么还不上那道大菜？”

那小姐又急忙解释说：“先生，请你别慌，我这就去催！”8号服务小姐说完，急忙到门外叫来传菜小姐，悄声说着什么。

眼见酒席就要结束了，仍不见上“霸王别姬”，众人禁不住面露急色。郑张更是耐不住，斥问那小姐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小姐也有些恐慌，急急出去，不一会儿又急匆匆回来，抱歉地说：“先生，实在对不起，今日‘霸王别姬’已缺料了！”郑张一听变了脸色，忽地站起来，怒视那小姐说：“我们早早报了‘霸王别姬’，你推三说四，一直不上，现在竟说卖完了！搞什么鬼？”

众人也深感受了愚弄，纷纷指责8号小姐。吕强口气很硬地说：“叫你们老板来！”

一听要叫老板，8号小姐慌了，苦苦哀求说：“诸位先生，你们千万别让老板来，老板一来我就要被炒鱿鱼！实话讲，我压根儿就没给你们报这个菜！”听8号小姐如此一说，众人都怔了。郑张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报？”

没想到，那8号小姐竟跪了下来，哭着说：“郑书记，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想让你省点儿！”郑张呆了，怔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姓郑？”8号小姐说：“我就是颍河乡的人，来省城打工才两年！”

这一下，全场静极了，十几个科级处级干部齐刷刷望着跪在地板上的小老乡，许久许久没人说话……

工 钱

小麦刚扬花儿不久，就生了吸浆虫病。支书要狗儿给他麦田里打药，狗儿满口答应，当即就背着喷雾器下了地。不想，狗儿上午打完药，下午竟找支书讨工钱。支书

很惊讶,怔怔地望着狗儿,像不认识似的,许久了才说:“你过去帮我干活儿可从没要过工钱呐!”狗儿说:“可你也从没因此减过我的提留款呐!眼下外出打工一天还能挣个10块8块,怎能空使人?人家给10块,你是支书,给5块总可以吧?”支书想了想,对狗儿说:“你先等等,过几天我给你!”

当天晚上,支书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狗儿的父亲、哥哥、弟弟、叔叔、大伯……众人一听都很吃惊,叫过狗儿,七嘴八舌地训斥道:“帮别人点儿忙能要钱吗?那雷锋帮人家干好事儿收过费吗?乡里乡亲的,谁不帮谁的忙?那一年你娘有病,支书专程到县医院托熟人,到乡政府跑救济,他收费了吗?”狗儿说:“这与那就不一样的性质!”众人说:“啥性质不性质,不都是互相帮助吗?”狗儿说:“那为啥咱们帮支书家的时候多,他帮我们的时候少呢?”众人说:“支书是大家的支书,一年帮你一次就可以了!”狗儿说:“问题是支书自己能打药不打,偏让别人打!如果他瘫痪在床,要我去帮他家打药,我要是讨工钱俺就不是人!”

事情越争越热闹,结果连外村人也知道了。支书很生气,拿出10块钱交给狗儿,说:“就为这点儿小事闹得沸沸扬扬,值得吗?工钱给你了,日后我再不会用你!”

狗儿的父亲听说狗儿要了支书的工钱,大为震惊,拎起木棍把狗儿撵得东窜西跳。狗儿的父亲边追边骂,面色越来越青,说狗儿闯下祸根,怕是要大难临头了!

狗儿的哥哥是个超生户,一听说狗儿要了支书的钱,夫妻二人大惊失色,说是下次罚款肯定要成倍上升!狗儿的嫂嫂大骂狗儿不识好歹,支书让你帮他打药是看得起你!你小子外出打了几天工,充什么神气!你小子八辈子没见过钱咋的?连支书的钱你都敢要,真是反了你呐!

狗儿的弟弟要当兵,当然离不开支书说话。现在见二哥把支书得罪了,很恐慌,劝狗儿把钱送回去!狗儿说:“我劳动所得,凭什么再送回去?”弟弟恼了,骂狗儿道:“你真是个狗!”

狗儿坚持不送钱,狗儿的父亲就知道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到

了晚上，狗儿的父亲悄悄给支书家送去 50 块钱，说是已经打了狗儿一顿，小子认错了，把工钱退了回来！你千万别生气！

支书很大度，说：“小孩子家，我怎么会跟他一般见识？”

狗儿的父亲刚走，狗儿的嫂嫂也来了。狗儿的嫂嫂拿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献媚地对支书说：“狗儿已经认识了错误，只是不好意思来，让我把工钱送了回来！”

支书很大度，说：“花了就算了，讲不着，讲不着！”

狗儿的嫂嫂刚走，狗儿的弟弟又走进了支书的家门……

狗儿的弟弟刚走，狗儿的叔叔也来到了支书家……

几天以后，支书叫过狗儿，拿出一沓儿人民币，笑道：“你收我 10 块工钱，你的亲人却送来这么多，咋办？”

狗儿笑笑，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这钱是这钱，那钱是那钱，不一样的！”言毕，扬长而去。

支书觉得很憋气，狠狠地摔了手中的那沓儿钞票，像受了极大的污辱，很恶地骂了一句什么……

女 票

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枝枪。

那枝德国造的小左轮如黑色的乌鸦在他的手里“扑棱”了一会儿，然后又被他紧紧地攥住。他下意识地吹了吹枪管儿，乜斜了一下不远处那个被绑的女人，咽了一口唾沫。

“你一定不想死！”他说，“可是没办法！”

被绑的女人一脸冷漠，静静地望着面前的那个男人。她看到他又卸了枪，那枪

被卸得七零八落，似一堆废铁。废铁在阳光下闪烁，显示出能吃人肉的骄傲。他用手“洗”着零件，眨眼间，那堆废铁又变成了一只“黑乌鸦”，在他的手中“扑棱棱”展翅欲飞，然后又被牢牢地攥住。

“怎么还没听到枪响？”芦苇荡的深处传来了故作惊诧的询问声。

“头儿，舍不得那娘儿们就放了她嘛！”有人高喊。

一片嬉闹声。

他蹙了一下眉头，抬头望天。天空瓦蓝，白云如丝般轻轻地飘过，穹顶就显得无垠而辽阔。阳光在湖水里跳荡，堆银叠翠。芦苇摇曳，晃得人醉。那女人仍在盯着他。他看到女人那乌黑的秀发上沾满了芦花。白皙的脸冷漠无情，丰腴的胸高耸如峰。

他终于掏出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子弹，在口里含了含，对着阳光照了照，然后在掌心中撂了个高儿又稳稳地接住，说：“这回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他说着瞥了一眼那女人——正赶一阵小风掠过，女人的旗袍被轻轻撩起，裸露出细细嫩嫩的大腿。白色的光像是烫了他的双目，他禁不住打了个愣，觉得周身有火蹿出。

“头儿正在想好事儿哩吧？”那边又传来了淫荡的呼啸声。

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你想怎么样？”他奇怪地问。

“我想死死不了，也想认命。”她望了他一眼，松动了一下臂膀，拢了拢乱发回答。

“怎么个认法？”

“我也打你一枪！”

他怔了，不相信地望着她，好一时，突然仰天大笑，说：“够味儿，真他妈够味儿！怪不得陈佑衡那老儿喜欢你！我今日算是等到了对手，就是栽了也值得！”他说完便把枪撂给了她，然后又掏出了一粒“花生米”。

她接过那粒子弹，装进了弹槽儿，然后，熟练地把弹槽滚儿旋